

<<时光计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时光计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0401107

10位ISBN编号：7510401100

出版时间：2009-2

出版时间：新世界出版社

作者：曹昇 等

页数：14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时光计>>

内容概要

《时光计》主要内容为曹昇、沧月、流湫紫联手打造新一期“流行阅”，带你玩转悠悠时光中的三十六计！

曹三公子的最新作品《嗜血的皇冠·光武皇帝刘秀的show》先睹为快，沧月的奇幻中篇《神之右手》，流湫紫《后宫6》的精彩试读和流湫紫本人的访谈，以及阮筠庭的精彩插画，无不为你创造一个极具想象力的空间。

铁马江山，冷月后宫，男人的诡计，女人的心计，到头来只是时光一席春梦后印在颊上的那抹红，轻轻一揉便了无痕迹。

故事和传说，梦想和爱，过去和未来，难道都只是时光计里的一个游戏？

一如既往，《流行阅》坚持给你最好看最放不下的精彩小说。

书籍目录

嗜血的皇冠——光武皇帝刘秀的SHOW神之右手（修订版）后宫·甄嬛传从“后宫文学”到一本女人经——对话刘澍紫爱情跳槽陈绮贞和卡奇杜·歌诗三首三大原创类型小说网站点击排行榜CG世界

章节摘录

NO.1 葬礼 于是，时光席卷着我们，无可挽回地开始倒流。我们不得不放下所有，成为她赤条条的俘虏。

反正无论时间是向前还是向后，你都无法把曾经拥有的随身带走。

逆流向上的岁月之舟，不停地倒退，进入过去，最终停泊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（公元三年）的南阳郡蔡阳县春陵乡。

这是一个初秋的清晨，一切已然发生，我们来此见证。

远远传来的，是那首悲伤的挽歌《蒿里》，在清晨的薄雾之中反复吟唱：蒿里谁家地，聚敛魂魄无贤愚。

鬼伯一何相催促，人命不得少踟蹰。

千余号人，百余乘车，组成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，正行走于乡间的道路。

前来陪同死者走完这最后一程的，既有死者的家眷宗族、宾客亲朋，亦有或慕名或仗义而来的陌生人。

甚至连作为最高地方长官的南阳郡守，也率着幕僚前来观礼。

从这样的阵仗和规格便可以看出，死者定然非同寻常。

正在收割的老农，自田亩间直起身躯，眺望着送葬的队伍。

等队伍渐渐走远，便按捺不住相互谈论起来。

“是刘家吧？”

“可不，正是刘钦老爷，好端端地在汝南郡的南顿做着县令，忽然就病死在了任上，可惜着呢。”

“丧事办得真阔气。”

“敢情。”

他家不阔气，谁家阔气？”

“可是，偌多陪葬。”

再殷实的家底，怕也经不起这般挥霍呀。”

“如今这世道，谁家好意思不厚葬呀？”

别说是富贵人家，就是咱们穷苦人家，也都得咬牙硬撑，让自家的丧事尽量体面些，免得遭人耻笑。”

老农叹了口气，道，“是啊，老人一死，后生可就要遭大罪了。”

这年头，咱们是连死也不敢了，就怕倾家荡产、祸害子孙呀。”

歌声停歇下来，送葬的队伍也停了下来，墓穴到了。

执紼的小男孩退到一旁，站在母亲樊氏身边。

樊氏用手抚摸着男孩的头顶，轻声说道，“文叔，再去给阿父磕三个头吧，阿父没有了，你再也见不到你的阿父了。”

小男孩便是刘秀，字文叔，死者刘钦的幼子，时年九岁。

他听了母亲的言语，本已止住的眼泪，再度涌出眼眶。

等他磕完头之后，八条大汉将棺椁抬起，走向幽深的墓穴。

到了墓坑，八条大汉各据一方，喊着号子，慢慢将棺椁向墓坑中沉去。

棺椁一旦入土，便意味着死者从此进入地下世界，与人间再无牵涉。

因此，入棺之时，乃是葬礼上最悲之时，送葬人群早已是哭声一片。

然而，离奇的事情发生了：无论八条大汉如何摆弄，却总也无法将棺椁顺利地放入墓坑，仿佛棺椁有灵，在故意和八条大汉作对。

久试无功，大汉们面面相觑，神情惶恐。

须知他们都是职业抬棺者，参与葬礼不下百回，今天这样的怪事，却是头一回碰到。

送葬人群目睹此状，也渐渐止了哭声，皆是大惑不解，莫知所以。

死者的弟弟刘良走了过来，对樊氏说道，“阿嫂，莫非兄长尚有心愿未了，不忍就此永诀？”

樊氏也是惊疑不安，乃抚棺而泣，问道，“元伯，岂有望欤？”

哭声愈剧，又道，“我知道，你还是要等伯升呀，你还是要等你最喜欢的长子，等他来见你最后一

<<时光计>>

面，你舍不得他呀。

如果我说中了，你就动一动吧。

” 樊氏话音刚落，棺槨居然真的微微晃动了一下，在场千余人，尽皆骇然变色。

刘良叹道，“兄长既有所望，姑且停柩待之。

伯升或许能及时赶到，也未可知。

” 于是停下棺槨。

众人沉默着，期待着。

过了漫长的半个时辰，忽然隐隐传来号哭之声，再过片刻，便遥遥望见素车白马，正疾驰而来。早有眼尖者看得真切，大呼道：“伯升从长安太学回来了。

” 来者身高八尺七寸，体态魁伟，正是死者刘钦苦盼的长子，姓刘名纘，字伯升。

他本在长安太学就读，为博士弟子，一闻父丧，星夜起程。

千里狂奔，饶是如此，仍然是迟了半步。

刘纘远远便滚鞍下马。

跌跌撞撞地奔到灵柩之前，抱棺恸哭，直至昏死过去，众人赶紧救起。

待刘纘醒转，樊氏抚棺道，“伯升已回，心愿已遂。

行矣元伯！

死生路异，永从此辞。

” 会葬者千余人，闻言无不挥涕感伤。

八条大汉抬起棺槨，再次向墓坑中沉入。

果然，这次下棺十分顺利。

棺槨既下，随葬器物如珠玉珍宝金银财帛印绶乐器车马生禽等等也都纷纷入藏，于是负土堆坟高至二丈五尺乃止。

刘钦生前为南顿县令，秩千石，坟高如此，正合他的身份。

时已午后，送葬队伍徐徐回返。

在隆重的葬礼将要结束的时候，人们往往有一种迟钝和恍惚的感觉，他们大都一言不发，即使偶尔交谈，也都压低了声音。

刘秀跟在长兄刘纘身后，默默地走着。

他们兄弟俩一向聚少离多。

当刘秀开始记事时。

刘纘就已经远赴千里之外的长安求学，偶尔回家，也呆不了几天。

因此，对这个大他十岁的长兄，刘秀既亲切又陌生，既敬畏又依恋。

刘纘看了看刘秀，锐利的眼神中有了温暖的颜色。

刘秀受了鼓励，昂着头问道：“你还去长安吗？”

” 刘纘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去了。

” 刘秀想和刘纘多说会话，便没话找话，又问道：“长安好玩吗？”

” 刘纘道：“好玩。

” 刘秀道：“那你给我讲讲。

” 刘纘面色忽然忧郁起来，他叹口气，道：“文叔。

你虽还小，可已经不能再一心只想着玩了。

” 刘纘的语气虽然不重，可是刘秀依然从中听出责备的意思，于是怏怏不乐地不肯再说话。

刘纘笑了笑，反问刘秀道：“你可知道当今天子姓什么？”

” 在刘秀看来，这问题实在简单得有些侮辱他的智商。

便有些不屑地答道：“天下是高祖的天下。

当今天子，自然和咱们一样姓刘。

” 说完之后，意犹未尽，又颇为得意地炫耀道，“我还知道当今天子的名字。

他本名刘箕子，去年又改名叫刘衍。

他虽然比我大四岁，可要论起辈份来，还得管我叫一声皇叔呢。

<<时光计>>

”刘绩赞许地点了点头，口中却道：“不。

当今天子姓王。

”刘秀恍如遭到当头棒喝，一时果了。

刘绩接着又道：“刘衍名为天子，实为傀儡。

朝政大权，操于大司马王莽一人之手。

王莽虽无天子之名，却有天子之实。

且看着吧，只在早晚。

王莽必篡夺我刘姓天下。

”刘绩仿佛是压抑已久，不吐不快，不等刘秀答话，便又继续说道：“阿父辞世，此乃家丧，悲之则已。

江山沦落，是为国丧，你我皆高祖之后，焉能坐视！

如今虽力有未逮，然而身为宗室，羽翼汉家，匡扶刘姓，责无旁贷。

文叔，你虽年幼。

却也需时刻将此铭记在心，不可再一意贪玩了，努力！

”刘秀听得似懂非懂，却不假思索地坚定答道，“不会的，天子不会姓王的。

”冲动之下，他几乎要脱口说出自己的秘密来。

刘绩却已经大步向前走去，前面有人正在向他招手。

很快，一群刘氏子弟便将刘绩簇拥起来，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。

正当激愤躁动的年纪。

他们围着从长安归来的刘绩，强抑心中的兴奋，好奇地向他打听外面的世界。

在这些刘氏子弟当中，如刘玄、刘嘉、刘祉、刘终、刘赐、刘顺、刘稷等人，日后皆各有一番造化，史册留名不提。

刘秀有些失落地看着弃他而去的长兄刘绩，在众人的簇拥之下，如同一名首领。

虽然还沉浸在葬礼的庄重和悲痛之中，但在他的眉目之间，却掩藏不住自信的活力，风发的意气。

刘秀怀揣着他那完好无损的秘密，无趣地向前走着。

阿父临死前，屏退众人，独留他一个人在身边。

告诉了他这个秘密，并切切叮嘱，永远不可向任何人提及。

这是阿父最后的遗言，也是阿父最后的期望。

刘秀又往前走了一段路之后。

在他小小的心中，已经做了决定：他将遵照阿父的叮嘱，永不将这个秘密与任何人分享，哪怕是他的母亲，哪怕是他的兄弟。

刘秀回头看去，阿父的新坟犹然在望。

黄土之下的阿父，留给他长子的，是他最后的牵挂，而留给他幼子的，则是一个最后的秘密。

不知何时，天空中开始有雨丝扬起。

母亲在唤他了，“文叔，上车来。

”刘秀听话地上了马车，靠在母亲的怀里，而他那看向窗外的眼神，分明多了一种和他年龄不符的忧伤。

他知道，在这个细雨的黄昏，他的童年已经永远地结束了。

NO.2 我的朋友刘伯升 人生能有几个七年，所以恨不能可以慢放。

而历史却有无数个七年，有时候就需要适当地按一下快进。

当然，也不能像看A片那样，从头到尾都是快进，毕竟，高潮到处都是，也就无所谓高潮了。

言归正传，一晃七个春秋，便到了公元十年。

两年前，王莽果真如刘绩所预言的那样，篡夺了汉朝江山，改国号为“新”，是为新朝。

王莽这次的改朝换代，自始至终几乎未遇任何反抗，既没有流血，也未用暴力，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。

刘邦和他的子孙们经营了两百余年的西汉天下，就这样被王莽如同变魔术一般，轻松地纳入自己口袋。

<<时光计>>

关于王莽的这招妙手空空，我们将在后文再予细表。

眼下且单表刘秀，自父亲刘钦的葬礼之后。

他便跟随官居萧令的叔父刘良，到了沛国萧县，由叔父抚养，并入萧县小学就读。

刘良怜惜刘秀年幼丧父，对刘秀加倍疼爱，逾于亲生。

刘良生性温顺敦厚，却又好为人师。

每次逮到刘秀，便教训道：“居，吾语汝。

可知处世之道？

” 刘秀摇头，“不知”。

刘良伸出三根指头，道：“处世之道，不过三字而已。

” 刘秀问：“哪三字？

” 刘良徐徐道：“别惹事。

” 刘秀道：“三字未免太少。

” 刘良道：“那我再送你三字。

” 刘秀道：“哪三字？

” 刘良再伸出三根指头，又徐徐说道：“事别惹。

” 总之，刘良便是这样一个人，凡事能躲则躲，疏于抗争。

公元十年，刘秀已是一位十六岁的少年。

这年的十一月，他那平静而幸福的生活，被朝廷的一道诏书彻底打破。

诏书曰：“诸刘为吏者皆罢，待除于家。

” 这道诏书意味着：甭管刘良在萧县的政绩如何，他都必须下岗，回老家待命，谁让他姓刘呢。

对此，刘良其实早有心理准备。

王莽上台，自然要扶持王氏子弟，摧抑前朝宗室。

刘氏家族之人被罢免官职，贬斥为民，只是迟早的事。

刘良交割印绶、收拾行装，带着一家老小，踏上了归乡之路。

从萧县往西，经颍川，抵南阳，路途将近千里。

倘若搁在往年，有沿途官府的食宿接待和安全保证，这必将是一段轻松愉悦的旅途。

然而这回不同往常，刘良不再是宗室，而且连官职也丢了，这样的福利，自然再也同他无缘。

他和他的一家，已经沦为平民，路途迢迢，只能自求多福。

也是刘良一家合该有事。

待他们行入颍川郡舞阳县境，时已薄暮，放眼望去，不见人家，加上正值隆冬时节，白雪遍地，道路难行。

正愁苦间，斜前方杀来一队人马，有数十人之众，气势汹汹，一看便知来者不善。

人马近前，将车队团团围住，齐声大呼：“统统下车。

” 刘良一家只得下车，立于雪地之中。

贼首打量了一番他的猎物，确认并不扎手，于是和颜悦色道：“请问，你们是要保命呢，还是要去命呢？

” 刘良赔笑道，“但求全命。

” 贼首点点头，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便全了尔等性命。

” 手一挥，下令，“车马悉数运走。

” 众贼得令，喜滋滋地动手不提，十来辆车，够肥的。

正欢喜间，忽然就听到一声少年的大喝：“且慢。

” 刘良面色大变，一把捂住刘秀的嘴巴，心里懊恼不已，眼看性命保全，损失些财物也就罢了，偏这刘秀不知轻重，节外生枝，硬要喊一嗓子，万一激怒众贼，性命怕也难保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